

萬曆野獲編/補遺二



以2024年9月16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

內閣

閣臣事寄

高皇帝自丞相胡惟庸謀逆，革中書省，置四輔官，秩從一品，以代丞相。至洪武十五年，以王大中敗事革四輔，置殿閣大學士，以備顧問。劉仲質為華蓋殿，吳伯宗為武英殿，宋訥為文淵閣，吳沉為東閣，俱稱大學士。十八年，朱善又為文淵閣，蓋太祖朝所拜大學士止此矣。建文朝，以尚書卿寺參國政，方孝孺僅文學博士，亦預政地，無殿閣之名。文皇即位，始以詞臣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，其後列聖輔臣，以保傅尚書入為殿閣大學士者，不過曰直文淵閣，或曰直內閣，或曰入閣辦事，俱為真相。而徐有貞至以掌文淵閣入銜，則閣名之重，實昉於永樂初年。至今稱政地諸公，及諸公自稱，亦曰閣臣如故也。洪熙元年正月，仁宗肇建弘文閣，蓋昉太祖弘文館，而改閣名，謂大學士楊士奇等曰：卿等各有職務，朕欲選端謹老儒數人備顧問。於是鑄印章，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，親以印付之，命之曰：朕用卿等於左右，欲廣知民事，為治道之助。如有建白，即以此封識進來。其委寄幾出文淵閣之上。時，楊溥未為輔臣，而士奇以少師進華蓋殿，楊榮以少保進謹身殿矣。因以侍講王進，及儒士陳繼等三人，改授官以佐溥。至仁宗升遐，宣宗嗣立，溥乃以弘文閣印繳進，上命溥入

內閣輔政，王進等各還原任。人知閣臣之有文淵，而不知有弘文權任之重也。

閣臣喪子賜賻

本朝閣部大臣聞喪賜賻者，如仁宗朝夏原吉，以至今上張四維，俱有恩恤，至於卑幼之喪，則未之及也。惟弘治十四年，大學士李東陽。以胄子兆先天歿在告，上命太監甯誠，賜賻金五十兩，曲加慰諭，命喪畢即入閣辦事，則前代所無之典。他日長沙公受孝宗末命，輔翼嗣皇，值逆瑾八黨諸變亂，當亦追念此等恩遇。至嘉靖十八年，大學士李時子光祿少卿坦卒，上亦命賻三十金，蓋用長沙公例。

內閣密封之體

弘治十二年九月大學士劉健奏：「昨太監陳寬傳旨：『今後但有票擬文書，卿等自書自封密進，不許令人代寫。』仰見上委任腹心，防閑漏泄之意。但內閣事情誠為秘密，在祖宗朝，凡有諮訪或親賜臨幸，或召見便殿，屏開左右，造膝密諭，以為常製。且如宣宗屢幸內閣，今閣臣不敢中坐。英宗不時召李賢，憲宗亦召李賢、陳文、彭時。上有密旨，則用御前之寶封示，下有章疏，則用文淵閣印封進，直至御前開拆，臣等所目見。今朝參講讀之外，不得復見天顏。即司禮監亦少至內閣。上有命令，必傳之內侍，內侍傳之文書房，文書房傳至閣臣等，有陳說亦必宛轉如前，達至御前。今聖上若有諮議，乞仍照祖宗舊事，或召臣等面諭，或親灑宸翰數字封下，或遣太監密傳聖意，庶事無漏泄。」上

是之。蓋自十年三月一召之後，至是兩期餘矣。上雖納其說，直至次年四月廿九日，始召劉、李、謝三閣臣至平台，面商英國公張懋等辭兵柄疏。五月初三日又召，亦為勳臣請解兵權，其後亦不復召。至十七年三月十六日，以聖慈太皇太后崩，復召輔臣劉健等三人至內暖閣，議陵寢祔葬事。蓋自十三年後，又閱四期矣。廿二日又召對，為祀孝穆皇后奉先殿也。史臣云：自庚申之召，不奉接者已五年，至是始連奉顧問，以為幸雲。本年六月廿二日，上以虜中逃回人口，又召三臣入對於暖閣；至七月十五日，又召三臣對於暖閣，為邊上用品字坑也。九月三日以來，日開日講，召三臣入對暖閣。又半載為十八年四月十六日，上又召劉健等至內閣，議吏、戶二部事，自此遂不豫，以及大漸矣。故《孝宗實錄》於召對一事，但紀內閣三輔，而劉華容之為本兵，戴浮梁之為總憲，其召對頻數，十倍於三輔，而一字不之及，則揆地總裁雅意可知矣。

孝宗憑幾之詔，僅命三輔臣受遺。而不及劉、戴二公，則內外親疏之別也。二公尚不能見幾而作，華容遠戍，胎於此矣。但孝宗朝最稱宮府一體，而閣臣密奏，與主上密諭，上下傳達，必內臣數轉而始得寓目，蓋捍格之端開已久矣。孝宗雖能與劉、戴諸公屏人謀斷，不免為政地所忌。至今日內閣之權日輕，百叩不能一答，況部院之長，敢望晝日之接耶？

儒生保輔臣

嘉靖九年八月，桂萼被給事中陸粲彈章，與張璁同罷，以尚書致仕。未幾，璁即召還，而萼仍家居，史館儒士

蔡圻揣知上意，上疏頌萼功，請召之。上即俞其言，賜萼敕獎諭，敦促上道矣。至十二月萼未至，聽選監生錢潮等。又上疏請遣使趣大學士萼還朝，與璉共輔政，時去歲終禁封三日耳。上怒，謂大臣進退，斷自朝廷，乃敢狂率奏擾，且倡自蔡圻，並圻下法司逮訊，時人快之。時萼尚在家，宜即堅辭，未幾赴闕，然已與張璉，不得行，意邑邑，幾餘仍致仕去，遂死。蓋在得患失，兼而有之，蔡、錢二生，何足責也。

偽畫致禍

嚴分宜勢熾時，以諸珍寶盈溢，遂及書畫古董雅事。時鄢懋卿以總漕使江淮，胡宗憲、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，各承奉意旨，搜取古玩不遺餘力。時傳聞有《清明上河圖》手卷，宋張擇端畫，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，其家鉅萬，難以阿堵動，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。湯以善裝潢知名，客嚴門下，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，乃說王購之。王時鎮薊門，即命湯善價求市，既不可得，遂屬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，黃亦畫家高手也。嚴氏既得此卷，珍為異寶，用以為諸畫壓卷，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。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，直發為贗本，嚴世蕃大慚怒，頓恨中丞，謂有意給之，禍本自此成。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目露始末，不知然否？以文房清玩，致起大獄，嚴氏之罪固當誅，但張擇端者，南渡畫苑中人，與蕭照、劉鬆年輩比肩，何以聲價陡重，且為崇如此？今《上河圖》臨本最多，予所見亦有數卷，其真跡不知落誰氏。當高宗南渡，追憶汴京繁盛，命諸工各想像舊遊為圖，不止擇端一人，即如《瑞應圖》，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

中興諸景，亦非止一人，今所傳者惟蕭照耳。然照筆亦數卷，予皆見之。

弘治召對

弘治十年三月經筵畢，召對大學士徐溥、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商議處分本章，史謂宣召顧問，實始於此。先一日，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，監察御史黃山等，論救內臣何文鼎，素著狂直，請宥其罪。上嚴旨切責，謂事在內廷，何由而知，令其回話。次日，四臣召對，而不敢及此事。召對之次日，禮部主事李昆、吏部主事吳宗周，又各特疏力救何文鼎，上報聞而已，四輔臣終無一言。蓋鼎疏正糾張鶴齡兄弟溷濁宮闈，中宮方盛怒，必欲殺之，以故大臣杜口。文鼎竟死於杖下，焉用彼相哉？其負孝宗恩禮甚矣。

桂文襄受賂

雲南巡撫傅習者，桂少保（萼）同鄉進賢人也，在滇時，令仆以金寶二罐通於桂，求內轉，標題曰「黃雀銀魚。」桂時方秉銓，受而語仆曰：「語爾主，此處來不得，南京去罷。」逾月遂擢南廷尉，行至鎮遠而死。此嘉靖戊子年事，時人紀以一絕曰：「黃雀銀魚各一罌，長安陌上肆公行。若教塚宰持公道，安得南京大理卿？」滇人至今能道之。舊傳桂見山有素絲之節，謬矣！

閣臣奉使

輔臣出使者，人知嘉靖中楊文襄之督關陝、翟文懿之閱九邊，而不知二公之前，景泰五年命太子少師、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江洲往山東河南撫安軍民，時洲以故相從丁艱服滿至京也。又命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王文往江南諸處撫安賑恤，時文正居三揆，從閣中出，俱許便宜行事，較之改官兵部行邊落閣銜者又不同。然江、王之前，又有永樂十年諭德楊榮之經略甘肅，雖係閣臣，亦因邊事，與嘉靖同。

閣臣奪情奉差

閣臣百僚師表，奪情不喪，何以示天下？成化間李南陽，與今上張江陵，俱以此蒙大詬，然在先朝則有之。永樂間，楊榮先丁父憂，繼丁母憂，兩情俱奪；黃淮母喪，胡廣母喪，俱以特旨奪情；宣德初，金幼孜母憂，張瑛父憂，楊溥母憂，亦遵眷留之旨起，未嘗終喪。內惟張瑛無所建立，若諸公俱表表人傑也。自以主上心膺所寄，不忍愬然，猶為有說，未有借綸扉而就輶車者。惟景泰間，閣臣江淵以憂請，景帝留之，不數月即以江淮大祲，奉敕往賑；時同使者為閣臣王文，亦以奪情賑濟江南，皆同時報命。又二年而英廟復位，淵以出理工部僅謫戍，而文則西市矣。輔臣苴麻，下充賑使，寧不汗顏！此景泰四年事。是年巡按陝西御史王越聞父喪，不候新任御史戚寧交代，為右都御史羅通所糾，命宥之。以王威寧生平有此事，人固不可量。至若李南陽甫為羅倫所糾，即持節立皇貴妃萬氏；張江陵甫為吳、趙等所糾，即持節立今上中宮王氏，無論於國家吉典為不祥，且何顏對同衙門建言三詞臣？較之江、王，抑更異矣！

成化三相之去

憲宗中葉，自首揆商文毅去後，則萬眉州安代之，最為不才。次揆為劉壽光珣，三揆為劉博野（吉），雖貪險稍亞於萬，其為庸碌一也。三公自成化十三年同執政，直至二十年壽光始行，二十三年眉州亦逐，時去憲宗升遐僅匝月耳。惟博野在孝宗朝當國，直至弘治六年始去位。然壽光以受德王名酒，眉州以認萬貴妃同族，且進淫藥，俱見擯於憲宗末年。及孝宗初政，為天下所快，博野因撰壽寧侯張巒誥命，稽遲忤旨，正在極治之世，反得美名以行，真小人之幸也。

正德三相之去

閣臣自三楊以後，體貌漸成真相，拜罷俱以禮。惟天順初元，王千之、陳芳洲誅竄，最為重典。然鼎革之際，所不論也。其後則萬眉州之斥，狼狽為甚。至孝宗一朝，而隆禮輔弼有加矣。正德初年，逆閹竊柄，如焦、如劉、如曹，固廝劣下材，品尤在眉州之下。然泌陽稔惡最久，其敗乃在逆瑾之前，雖雲致政，毫無禮遇。鈞州入閣僅三日，亦為張彩所擠，借省墓以行，未幾，瑾誅而二公削奪及之矣。曹含山拜相最後，不三月而去位，自知為瑾親舊，上疏願赦罪為太平之民，遂斥為編氓。是三人者，即仆隸亦羞稱。然而黃扉之體，糜爛已盡。馴至嘉靖中葉，貴溪檻車之徵，今上初元，新鄭羸車之譴，已權輿於此矣。至若往年翟諸城之削籍，擠由同列，近歲張新建之閑住，指出內廷，雖俱踉蹌就道，識者皆知其故。

隆慶七相之去

穆宗初政，在揆地者凡六人：江陵張公為末相；次揆新鄭高公，既與首揆華亭徐公失歡，南北言路，連章攻之，張故徐門生，為之調停其間，愆愆高避位；三揆安陽郭公，為公同鄉厚善，亦非徐所喜，張亦佐徐逐之。未幾，徐首揆被言，張又與大璫李芳謀令歸裏；興化李公代徐為政，益為張所輕，乃市恩於高，起之家，且兼掌吏部；而次揆南充陳公，與興化俱為張與高所厭，相繼逐矣。其最後入閣者內江趙公、曆城殷公，趙有時譽，時時凌高、張二公出其上；殷人在下中，且與高隙，張既乘間擠去；趙亦與高爭權，張合策排之行。至穆宗憑幾，僅高、張二公受遺。而仁和高公入不兩月，悒悒不得誌卒於位。蓋隆慶一朝，首尾六年，與江陵同事者凡八人，皆以計次第見逐。新鄭公初為刎頸交，究不免嚴譴，此公才術，故非前後諸公所及。

閣臣賜蟒之始

蟒衣為象龍之服，與至尊所御袍相肖，但減一爪耳。正統初，始以賞虜酋，其賜司禮大璫，不知起自何時，想必王振、汪直諸閹始有之，而閣部大臣，固未之及也。自弘治十六年二月，孝宗久違豫獲安，適大祀天地，視朝誓戒，時內閣為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，俱拜大紅蟒衣之賜，輔弼得蟒衣自此始。最後賜坐蟒，更為僭擬。嘉、隆間，閣臣徐、張諸公，俱受賜，至三至四，沿襲至今，此前代所未有也。至於飛魚斗牛等服，亞於蟒衣，古亦未聞，今以頒及六部大臣，及出鎮視師大帥，

以至各王府內臣名承奉者，其官僅六品，但為王保奏，亦以賜之，濫典極矣。

大帥得賜蟒，始於尚書王驥，正統六年南征麓川時，次年即封拜，此雖邊功，實係恩澤，且出自王振，不可訓也。

閣臣橫恩之始

閣臣預邊功，始於正德初年，然雲帷幄之勞，猶為有說。至嘉靖中葉，遇萬壽聖節，加恩閣臣，如夏貴溪之加宮銜、嚴分宜之由宗伯進閣。及後拜上柱國、徐華亭之子進璽卿，俱以此得之。嚴雖辭上柱以傾夏言，而其子世蕃亦因以進太常卿，其他聖節進秩加祿，則與華亭歲歲拜命，已可異矣！至主上婚禮，何關臣下？而嘉靖十三年立孝烈後，首揆張永嘉以少傅進少師，次揆方南海、李任邱，禮卿夏貴溪，俱以宮保進少保。至今上戊寅大婚，次輔呂桂林以少傅進建極殿三輔，張蒲州以宮保進少保，首揆江陵雖力辭，而取償於服闋之日，此何說也。至壬午年，今上元子生，首揆蒲州公以少傅進少師，次揆吳縣公以宮保進少保，三揆鄞縣公以尚書進太子太保，儼然與戚畹及大璫輩同拜恩命，尤本朝所未聞。

譯文

隆慶七相之去

穆宗剛開始執政時，在揆地的一共六個人，江陵的張居正是末相；次揆是新鄭高公，已經和首揆華亭徐階鬧矛盾了，南北言官，紛紛上奏章彈劾他。張居正是徐階的門生，從中為他們調解，慫恿高讓位，三揆是安陽郭公，和新鄭高公是同鄉，向來厚道和善，也不為徐階所喜歡，張居正也幫助徐驅逐他。沒過多久，首揆徐階被言害彈劾，張居正又和大太監李芳密謀讓皇上命他回鄉，興化李公取代徐階主政，更加為張居正所看不起，就討好高新鄭，起用郭安陽，而且讓他兼管史部。而次揆南充陳公，和興化李公都被張居正和高新鄭所討厭，相繼被逐，最後入閣的是內江趙公、曆城殷公。趙當時名聲很好，時時凌駕於張居正和高新鄭之上。殷人氣不怎麼樣，而且和高新鄭有矛盾，張居正乘機排擠了他。趙也和高爭權，與張居正合謀排擠了他，到穆宗發憑幾之詔，隻有高新鄭和張居正接受遺詔，而仁和高公沒有過兩個月，就鬱鬱不得誌，死在任上。隆慶一朝，前後共六年，和張居正共事的共八個人，都用計謀相繼被逐，新鄭高公當初和張是刎頸之交，最終也沒有避免貶戍。張公的才術，是以前各位所趕不上的。

閣臣賜蟒之始

蟒衣是象龍的服飾，和皇上所穿的御袍相像，隻不過少一爪子罷了。正統初年，開始把蟒衣賜賞給被俘的少數民族首領。把它賜給司禮監大太監，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，想必是從王振、汪直諸閹才有的，而閣部大臣，從來沒有賞賜過。從弘治十六年二月，孝宗久病大愈，正趕上大祀天地，視朝誓戒。當時內閣為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，都拜賜大紅蟒衣，輔臣從此就開始得賜蟒

衣，最後賜賞坐蟒，更是僭越了祖製禮法。嘉靖、隆慶年間，閣臣徐階、張居正等人，都受賜蟒衣。以後一直沿襲到現在。這是前朝曆代所從未有過的，至於飛魚斗牛等服飾，次於蟒衣，在古代也沒有聽說過，現在都頒賜給六部大臣，以及出鎮視師的大帥，以至於各王府稱為承奉的內臣，它的官秩僅為六品，但隻要被王保奏，也可以賜給這些人。真是泛濫到極點了。

大帥得賜蟒衣，始於尚書王驥，正統六年，王驥南征麓川，第二年就拜封賞賜蟒衣。這雖然是戍邊之功，實際上是恩澤，而且還是王振所建議的，不值得為訓。

閣臣橫恩之始

閣臣參與邊疆事宜，是從正德初年開始的，然而說到朝廷上的功勞，還是有所說法的。到嘉靖年間中葉，趕上萬壽聖節，皇上給各位閣臣加恩，如夏貴溪（言）加宮街；嚴分宜（嵩）由宗伯入閣，以後拜封上柱國；徐華亭的兒子進璽卿。都是在這個時候得到的。嚴嵩雖然力辭上柱國以壓倒夏言，但他的兒子嚴世蕃也因此而進太常卿。其他聖節進秩加祿，就和徐階年年拜命，已經不相同了。至於皇上的婚禮，和臣下又有什麼關係呢？而嘉靖十三年冊立孝烈皇后，首揆張永嘉由少傅進升少師；次揆方南海、李任邱、禮卿夏言，都由宮保進升少保。到當今皇上戊寅年大婚，次輔呂桂林由少傅進建極殿三輔，張蒲州由宮保進少保，首揆張居正雖然極力推辭，卻在服闋的這一天領取賞賜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到壬午年，當今皇上有了第一個兒子，首揆張蒲州以少傅進少師，次揆吳縣公以宮保進少保，三揆鄞縣公以尚書

進太子少保，儼然與皇親國戚以及大太監一同拜封恩典，尤其是本朝所沒有聽說的。

贈上柱國

弇州述異典，大臣為上柱國者，生拜則夏貴溪（言），歿贈則張江陵（居正）。按生拜者固止夏一人，而贈官尚有江陰侯贈特進江國公吳良，以開國公歿於洪武年，得追崇上柱國，其生前勳號，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，僅襲一輩，至永樂失侯。又太子少師姚廣孝，以靖難功歿於永樂年，得贈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少師榮國公，其生前以未開五等，且無子不襲。蓋得上柱國於身後者共三人，一文一武一僧，其後人俱泯泯，亦異矣。

吳良贈上柱國，見吳伯宗所撰神道碑。廣孝贈上柱國，見文皇御製神道碑。

內閣失印

文淵閣印一顆，用銀鑄，玉箸篆文，乃宣宗所賜，止許閣臣用以進奏，不得施於外廷，曆世相傳珍護，至萬曆十四年四月廿六夜，忽為何人連篋盜去。大學士申時行等上疏請罪，上命窮追嚴治，竟杳無蹤跡，上不得已重鑄以賜，今所用者是也。自此閣權漸輕，宮府日以隔絕，至今日而天顏咫尺，輔臣不得一望清光。或云失印致然，恐亦揣摩之說。當失印時，典籍吳果司其事，僅奪俸兩月而已，識者以為罰太輕。果，杭州人，後加官

至太仆卿。按失印一事，與唐裴度中書印相類，但裴旋得之，而此終於失耳。

嘉靖十一年，大學士李時藏上所賜圖記所謂「忠敏安慎」者於內閣，亦被竊去，具疏以聞，上命所司遍緝，亦不得。

閣臣久任

自永樂以後，閣臣始專為輔弼。而在事久者，如胡吉水（廣）在閣十七年，楊建安（榮）在閣三十九年，楊太和（士奇）在閣四十三年，金新建（幼孜）在閣三十年，此輔政之最久者。次則楊石首（溥）兩任，實在閣十六年。正統以來，則陳太和（循）十四年，而不免於戍；彭安福（時）兩任，實在閣十八年；高興化（穀）十三年；商淳安（輅）兩任，實在閣十九年；李南陽（賢）十年；萬眉州（安）十九年；劉壽光翊十一年；劉博野（吉）十八年；徐宜興（溥）十二年；劉洛陽（健）二十年；李茶陵（東陽）十八年；楊新都（廷和）兩任，實在閣十六年；費鉛山（宏）三任，實在閣十二年；謝餘姚（遷）十二年；再出止半年，梁南海（儲）十二年；翟諸城（鑾）二任，實在閣十三年；張永嘉（孚敬）三任，實在閣十年；夏貴溪（言）二任，實在閣十一年，嚴分宜（嵩）二十一年；徐華亭（階）十七年；張江陵（居正）十六年；申吳縣（時行）十四年；王太倉（錫爵）十一年，今再召未出。

國初真為宰相則有李善長，自高皇帝建元帥府，稱都事，稱參議、參政、司馬，以至丞相，凡十七年。胡惟

庸自參政至相共十一年，然皆以逆伏法。自此罷丞相，置四輔官僅三年，乃改置大學士，終高帝之世。至建文帝即位，又廢大學士，而以各卿佐參預國政。至文皇復設閣臣，以至於今。

宰相前世僧

前代宰相如房次律、張天覺輩，以比邱轉世為大官者不勝紀。若南宋杭州之覺長老，因見史浩姬妾環侍動心，遂投胎為史彌遠，以償其淫侈，此真佛家所謂一念墮落也。本朝楊文襄公（一清），本雲南安寧州人，徙居丹徒，因終老焉，自雲前生為安寧老僧，薰修頗久，當得小果，因欲心尚熾，被罰為士人，生而天閹，雖出將入相，窮極富貴，猶之內廷一大璫耳。以世福論之，楊遜史百倍。然史以再世，恣其漁色；楊以再世，斷其淫根，慈氏所以警悟文襄而玉成之，不可謂不厚矣。楊自號石淙，蓋安寧勝境也，以示不忘本雲。楊生於滇，楚人。又曾流寓巴陵，晚始定居南徐。楊為提學時，年甫三旬，即立侄為嗣，蓋久以不男自安矣。

世傳其夫人晚年，有諷以畜妾生子者，夫人笑曰：老身尚是女兒，人始知楊之隱宮，此妄傳也。

輔臣掌都察院

都察院之長，即漢御史大夫，號為亞相，今為風紀重臣，主糾察百僚，未有以閣臣兼者。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、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。張初用大禮暴貴，又起大獄以媚郭勳，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台，

下三法司官刑部尚書顏頤壽等、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，盡反張寅、李福達之案。獄成，戍斥者百餘人，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，再晉尚書，仍掌院事；次年，晉少保始歸閣。趙因高新鄭踞吏部，欲非時考察科道，恐人議之，乃以內江掌院共事，然舉計典時，趙多所牴牾，察完未匝月，高即嗾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論其庸橫。趙辯疏直發其謀，云：橫非庸人所能也。臣真庸臣耳，若拱乃可為橫臣，且有楫為之腹心羽翼，他日將不可製。其言甚辨，終不勝而去。二公兼署，雖各有本末，然總非製也。

張寅即妖賊李福達，人人知之，著辨者亦眾，後蔡伯貫於蜀被擒，其讞詞中載有甚詳。雖永嘉以一時私臆，且邀上命，刻《欽明大獄錄》，以鉗天下，而是非終不可滅，福達孫仍以叛誅。庚午，高、趙同事，所斥謫台垣如魏時亮、陳瓚等數人，俱先後起廢，登八座，稱名臣，則閣臣領憲，亦未足為重也。

參高新鄭疏反覆

徐、高二相之相傾也，御史齊康劾徐華亭、六科陳瓚等、十三道凌儒等，各公疏攻康，謂康座師高新鄭實嗾之。六卿亦各有疏，吏部楊襄毅將以太宰為首，至戶部公本，則葛端肅（守禮）當首列名，力辭不可。左侍郎劉自強，新鄭同里素厚也，奪然代為首上之，其劾康與新鄭大指同台省。康既重貶，新鄭去位，葛亦請告歸。又次年，華亭復為給事張齊所劾，六卿復有疏留，仍楊襄毅為之首。華亭既去，左都御史王廷乃發齊奸利事，坐枉法受贓遣戍。至三年而新鄭再起，以輔臣兼吏部，

時自強已為南司徒矣。新鄭終以鄉曲故舊，未忍遽逐，且召為北司寇；至則面數其罪，詬厲甚至，久而釋之。自強乃為張齊白冤狀，謂王廷阿當事意，比附成獄，齊所坐毫無實事。上命昭雪齊罪名，補州佐，尋進京堂，而自強仍為新鄭所昵如初。至六年，新鄭為給事曹大野劾以十大不忠，時穆宗方重眷新鄭，眾意其必不去，於是九卿科道復參大野，保新鄭如初元之於華亭，時楊襄毅再起，以太宰領兵部，仍為疏首。高、徐相業，與疏之是非不必論，但前後背馳，一至於此，劉自強何足言，若楊襄毅亦竟作兩截人，可惜可歎！

譯文

參高新鄭疏反覆

徐階、高新鄭兩位閣臣相互傾軋、勾心鬥角。御史齊康彈劾徐華亭（階）、六科陳瓚等、十三道凌儒等，分別上疏攻擊齊康，稱康是高新鄭所指使的。六卿也各有上疏，吏部楊襄毅將以太宰的身份名列疏首，到戶部公本，那麼葛端肅（守禮）應當首列名，但高極力推辭，認為不行。戶部左侍郎劉自強，是高新鄭的同鄉，向來寬厚，奪然代首列名上疏，他們彈劾齊康和新鄭大指御史台。齊康已經被重貶，新鄭去位，葛端肅也請告歸。又過了一年，徐階再被給事張齊所彈劾，六卿也有上疏留中，楊襄毅仍為其首，徐階已經去位，左都御史王廷就告發張齊作奸利事，濫用法典，被遣戍，到第三年，高新鄭東山再起，以輔臣兼吏部，當時劉自強已經是南

司徒了，新鄭最終因為他是同鄉故舊，沒有立即驅逐他，而且召其為北司寇。劉來到後，新鄭當面數落他的罪名，罵得非常厲害，過了好長時間才放他回來。劉自強就為張齊申冤叫屈，認為王廷貪贓枉法，比附成獄，張齊所列罪責毫無事實。皇上命為張齊昭雪罪名，補為州佐，不久進升京堂，而劉自強仍然為高新鄭信任如初，到第六年，高新鄭為給事中曹大野以十大不忠的罪名彈劾，當時穆宗正看重新鄭，眾人都認為他一定不被罷職，於是九卿科道又參曹大野，力保新鄭，如初年時保徐階。當時楊襄毅東山再起，以太宰領兵部，仍列為疏首。高新鄭、徐華亭的相業與上疏的是非且不必論，但是前後背道而馳，一直到現在這種情況，劉自強沒有什麼可說的，像楊襄毅這樣人也前後判若兩人，真是可惜可歎。

江陵議分祀天地

夏貴溪之議天地分祀也，本世宗聖意，又因張永嘉微露其旨，而獨疏上請，舉朝莫能抗。至隆慶初，即有言其非者，而太監李芳主之尤力。時，禮卿為高儀，以議出中官力阻之。至今上登極之三年，張江陵當國，深以分祀為謬，欲仍太祖合祀之舊，乃上《郊禮圖考》一書，首敘分合沿革之由，次具壇壝陳設規制等項，厘為二冊，以呈御覽，名曰新舊考，其末斷以己意，其略曰：臣等按國初分祀天地，至洪武十年，乃定合祀之製，以正月上辛行禮於南郊大祀殿，行之百六十年，至世宗始按《周禮》古文，分建南北郊壇而不屋，南郊以冬至，北郊以夏至，復有孟春祈穀，季秋大享，凡四郊焉。隆慶初，議者請罷祈穀大享，復合祀天地於南郊，先帝深

惟三年無改之議，獨罷祈享二祭，而分祀姑仍其舊，蓋有待云爾。夫以冬至極寒，而裸獻於星露之下；夏至盛暑，而駿奔於炎之中，一歲之中，六飛再駕，時義斯為戾矣。且文皇再造宇宙，功同開創，配享百餘年而罷之。故世宗雖分建方園，而中世以後，竟不親行，雖肇舉大享，而歲時禋祀，止於內殿。斯禮之在當時，已窒礙難行矣，況後世乎？臣以為宜遵高皇定制，歲一舉合祀之禮，而二祖並配，斯時義協人情順矣。今未敢輕議，以俟聖明從容裁斷。此疏上不匝月，即有御史劉台參劾一事，江陵後亦因循不復談及。按合祀一說，最為確當，使其久柄政府，必仍舊貫無疑，然江陵身後，攻之者尋弊索瑕，以功為罪；若此說得行，必又以悖逆皇祖，無將大不道第一案坐之矣。任事蓋難言哉。

辱宰相使者

吾宗少河公諱（元華），當萬曆間，以銀台秩滿當遷，時申吳縣領首揆，遣人詢之少河公，謂京堂缺有左都大理，然廷尉清苦，恐非所宜，公縛其人於柱，鞭而遣之，復之曰：吾家世守清白，位之冷淡，非所患也。申亦不罪，遂轉南大理。申與公為同年，故不至責，然十年廷尉，終申之相不得再遷，則申亦不能無譏焉。

朱成國張真人

成國朱希忠卒，詔贈定襄王，朱宿衛多年，謹厚無過，然從無軍功，忽得異姓王，中外駭之。而無一人敢指言者，則江陵相主之也，又龍虎山張真人，自隆慶初年，革其一品銜，降為提點，天下快之。萬曆初復還其故

秩，亦無有擬其非也，江陵公專擅不必言，若此二事謂非苞苴所致，我不敢信。壬午以後，追劾江陵，毛舉癥索，不遺餘力，猶未有舉張真人事，以實其罪者，朱亦最後始有言者奪王。然江陵罪，不因之加，而真人爵，終亦如故，孔褒論，至今驗如此。

天啟聖聰

頃自乙巳大典，四明密揭留科道諸臣，為朝論所不與，杜門不復出。時次揆歸德代為政，群賢輻輳其門，末相山陰捧手受成而已。歸德既在事，亦毅然以天下自任，凡諸政事不便者，屢進揭爭之。上或可或否，既而以其煩數稍厭之。歸德無計，乃於閣之中堂設一木簡，上橫書「天啟聖聰」四字，下細書列為六款，曰復御朝講，曰批發章奏，曰補用臣僚，曰考選科道，曰起用遺佚，曰停止礦稅，置之南面，每晨進閣，輒肅拜稽首，且有祈籲之語，以冀挽回天聽，無日不然。內璫素憎其權，且笑其迂，遂以其事上聞，四明因得乘隙間之。上意始漸怒，謂此僇父，且公然詛我！其所獻替，若水投石，十不得一矣。丙丙字據明史列傳補，午春，二沈並去，蓋聖意已久定，而恩禮之厚薄，亦遂夔別矣！

歸德去國

歸德得請未行，有傳其服賜蟒遊西山觀形勝者，有傳其未歸，且迂途南行，訪所厚者，將因緹騎以遷禁廷。歸德憂甚，作書辨之良苦。其書首云：「甫仁鄉兄」，不知定屬何人，或云即歸德門下士，偽造此謗並此書，以實四明通內，逐歸德之罪，未知孰是。

致堂胡氏

胡致堂名寅，字明仲，為胡安國長子，雖垂髫孺子亦知之。孝宗一日在宮中閱《通鑒綱目》，有致堂胡氏斷語，未知其人，因出御劄付內閣，問其本末。時，洛陽劉文靖諸公在閣，俱茫然失對，遂直陳以謝，比出閣，翻閱故籍始得之，具揭以復，且以寡學引愆，上亦不罪也。是時李長沙為次相，以博雅稱，豈不爛此，或恐劉護前，故韜晦示拙耶？胡所著《讀史管見》等書，初非秘冊，想劉亦未嘗寓目，宜邱仲深笑其一屋串子，卻無散錢。其後馬端肅有「宰相須用讀書人」之語，蓋亦不止正德年號一事也。

蔭璽丞

故事，首揆任子，得拜尚寶司丞，係在京堂上官以為極榮。次揆雖一品，不過中書舍人，間亦有得璽丞者，則主上特恩，不以為例。惟世宗時，桂萼、席書輩，皆以參揆得此蔭，則議禮貴人，亦非故事也。惟泰和伯陳萬言，以中宮父蔭子紹祖為尚寶司丞；其後秉一真人陶仲文，以一品六年滿，蔭子世恩為尚寶司丞。一則戚畹，一則方士；一在嘉靖初年，一在嘉靖末年。其始泰和伯拜恩，尚有上疏諫止者，至仲文則舉朝無一人非之矣。仲文考績時，至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，竟是正任宰相體例矣，尤為創見，（仲文先名典恩）。先是致一真人邵元節，已蔭子啟南為太常寺卿矣。

兩州同

江陵奪情，詞林自吳、趙抗疏之外，有張新建、趙蘭溪俱有違言，因以辛巳大計，謫為州同知。後辛卯二公同起拜相，時人改宋詩嘲之云：龍樓鳳閣九城重，新築沙堤走相公，我貴我榮君莫羨，十年前是兩州同。

宰相下獄

古來宰相下獄可得全者，漢惟蕭何、周勃，出而復位；唐則狄仁傑、魏元忠皆重貶再相，蓋雄猜之世使然。本朝永樂閣臣，則解縉外論，僅得謫死；惟楊士奇凡再下獄，再入相，以功名終；黃淮錮獄凡十年，至仁宗始赦出，亦危甚矣。至天順元年，徐有貞下獄，幾繼王文而誅，貸命戍金齒，僅得赦歸，死牖下。至嘉靖間，夏言以少詹事與張孚敬互訐，下獄赦出，未幾拜相，後三逐三召還，再下獄即死西市，本朝二百餘年，宰相蒙殊眷又罹極法者，惟夏一人而已，王文不足道也。

詞林

考吉士變體

吉士一科兩試者，為永樂之甲申、嘉靖之壬辰；一年三試四試者，為宣德之癸丑；僅選江、浙、閩、蜀、南直隸，而他省無一人，為永樂之戊戌；僅選中原、江北、四川，而南士無一人，為正統之戊辰；僅選兩直隸、江、浙、閩、蜀，而中原及楚、秦、兩廣、滇、黔無一人，為景泰之辛未；不試而中旨竟傳改者，為正德之戊辰；已改庶吉士而無一人留為史官者，為嘉靖之丙戌、

己丑二科；臨考擬題，已進呈而又罷不考者，為嘉靖之壬戌；正卷已定呈御覽，而館元斥不許者，為萬曆之辛丑。皆詞林中異事。至於吉士員數，文皇初為二十八人，當循其例，然未久已大不然，如永樂乙未科。至六十二名，正統戊辰三十名，成化丁未三十名，弘治乙丑三十名，正德辛未三十三名，正德丁丑三十四名，嘉靖乙未三十名，嘉靖辛丑三十三名，隆慶戊辰三十名，隆慶辛未三十名，此皆溢於額者，若不及數者，二十名外不具論，永樂丙戌十四名，永樂辛卯十一名，永樂壬辰十七名，永樂戊戌十六名，永樂辛丑十五名，永樂甲辰六名，正統丙辰十三名，景泰甲戌十八名，天順庚辰十五名，天順甲申十八名，成化乙丑十八名，弘治癸丑二十名，弘治丙辰二十名，弘治壬戌二十名，正德戊辰八名，嘉靖丙戌二十名，嘉靖己丑二十名，萬曆壬辰十八名，萬曆乙未十八名。

吉士閣試詩

嘉靖壬辰科庶常王梅，吾郡之平湖人，是年選改後，初進館赴閣試《長安新秋感興》七言律詩云：鵙鵲樓高灑氣橫，堯莫商律又敷榮。六龍扶日明華袞，五鳳摩雲薄太清。西北烽煙新入警，東南民力未忘情。青袍際遇渾無補，退食遲遲愧友生。當時以為第一，後授官止得主事，少年雋才，乞假歸裏。未幾天，無子，其名遂無傳，並問其邑人無知者。是年館選凡兩度，以後選者改入，梅前後皆預焉，凡二十一人，館元為呂懷，拜給事。蓋用前二科袁袞、唐順之例。末名兩度俱郭希顏，反留為史館，時留者七人，而主事至九人，皆首揆永嘉意也。首甲狀元林大欽，年二十二授官，尋以酒色亡。

第二孔天胤，以王親出為提學僉事，終於外僚。第三高節授編修，而不免遣戍。其吉士中受極刑者二人，一為胡守中，其一即郭希顏。

次科為乙未，吉士三十人，留者至二十人，主事止一人。其前列十二人者，俱以廷試策有御批，不試即改庶常，後散館俱授史官，惟任瀛一人，出為給事中。時李任邱為首揆也，雖聖主有意抑揚，而當國者之立心，厚薄亦略見矣。

王辛卯浙江第七名，廷試三甲，與紹興沈煉同榜；戊戌三甲，同邑馮汝弼、趙伊，鄉會同登馮保會魁。

鄉紳異法

成化初，羅一峰以修撰劾首揆李南陽奪情，雖外謫而名震天下，未幾復官，請告裏居，立鄉約以整頓風俗，其法甚嚴，莫敢不遵。獨有強梁二人不服，且屢違教令，乃命其徒共執投水中，一峰旋亦下世。鄉人白其事於所司，其徒數十人俱坐謀殺人為從者律，受重辟。使羅尚在，不知當時何以置對？此公品格豈可議，但此等舉動，太覺出格，貽累多人，亦學術未純所致歟？先是章楓山聞羅行鄉約，作長書，峻詞力止之。比書到，已無及矣。

又崔後渠《洄詞》雲，羅一峰行鄉約而戮族人。或即此事，抑又一事耶？

吏部

大計添浮躁

舊例考察，自老病貪酷外，則素行不謹，罷軟無、為二項，一切罷斥，無降級調用者。後以立法太苛，謂疏放者似不謹，遲緩者似罷軟，概棄不無可惜，乃創為浮躁淺露、才力不及二款為次等，京官降一級調外任。若外計皆以貪酷等項罷斥，無降調之例。成化丁未年，太宰李裕始奏設才力不及一條，對品調用。嘉靖間，不及者俱降一級，其後漸有降二三級調用者，此法行之已久。至今上辛丑外察，延津李太宰、三原溫御史為政，乃建議外吏亦豈，無負才而輕佻者，亦宜增入浮躁，為不謹之次，其降級亦視罪之大小為輕重。上允之。今遂遵用之，或云是年有才士被妒，難處以不及，故立此例，未知信否？其年拾遺，即以浮躁處李本寧憲使，降一級矣。

外計及大京兆

三年外計，六年內計，初無定期，至憲宗朝漸有成議，且內外官亦截然分兩察典矣。惟成化二年丙戌，則應天府尹王弼，坐老病罷，以大京兆而屈居有司之列已異矣。次年丁亥，應內計卻不舉行，至五年己丑，止當外察，而南京吏部察郎中潘孟時等凡十六員，與外官同斥謫，何也？八年壬辰，內外計後，次年癸巳當內計，又不行矣。而三年外計竣後，又不時遣侍郎等官巡行考察，時府同知毛瓊以為言，上不省也，蓋官評之嚴於外，而寬於內，自昔然矣！

士紳怪癖

縉紳有性癖可笑者，如周洪謨在成化間為祭酒，酷惡鴉聲，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，人遂目為周鴟鴞。近日陳經濟為湖州太守，酷惡鴉聲，偶聞之，必痛笞其隸人，遂目為陳老鴉，亦與鄭鷓鴣、袁白燕等異矣。

二胡暴貴不終

世宗所進用者，後多不終，而無如二胡御史之奇。胡守中以庶常為刑部主事，用翊國公郭勳力改御史，扈上幸承天，以治具精辦得異眷，改春坊司直郎，尋進僉都御史，又晉副都俱兼詹事府丞，時去登第時，甫八年耳。會上怒郭勳將窮其奸，守中懼株及，乃極論勳罪自解，時人笑而惡之。時議設重臣經略薊州，上特升守中兵部侍郎以往，面賜飛魚服，勉以努力，行且大用，守中貪暴不法，為言官所劾，逮下獄論斬。又二年，與建昌侯張延齡同死西市，年才四十。其後則胡宗憲以御史按浙江，用幸臣趙文華薦，超為僉都御史禦倭，尋以功進副都，進侍郎，進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，言官劾其貪淫，逮下獄論罪，上以獻瑞有勞釋歸。又三年，嚴世蕃、羅龍文坐法，言官復論其與同鄉逆賊汪直交通，又與同鄉羅龍文行賄於嚴氏，再下詔獄，始斥宗憲為編氓，再下刑部訊問，死獄中。二胡皆以權奸薦用，亦以材諂受上知，皆驟貴而死非命。守中初為郭勳所厚，自言善彭祖御女術，郭信愛之，使出入臥內，因與勳諸妻媵通，宗憲在江南亦恣情妓樂，自負嫪毒之器，至擁諸倡女，與幕客宣淫於製府，乘醉狎御史門役，至發旗牌

斬之，又通健步徐子明之妻，納鄉官洪梗之女為妾。蓋二胡功罪稍不同，其以淫肆扞網則一也。

嘉靖初年超擢者，如議禮諸臣，結托最深，例得保功名，他如夏文潛之以侍講學士兼都給事中，與胡守中之都憲兼宮僚相似，而皆不令終。胡梅林之升，與王思質不異，而受禍亦同。惟趙文華以侍郎告訐，遂晉尚書加太子太保，蓋以三品直躋一品，敗在胡宗憲之前，其人益不足數矣，君恩如朝露，信然哉！

夏文潛之兼都諫雖極異，然以從五品帶正七品，猶之可也。天順間，商文毅薦林莊敏（聰）以春坊司直郎兼吏科都給事中，則以宮臣之從六品，帶侍臣之正七品，從來並無此體製，實一時特恩，亦省垣中佳話也。

後輩侮前輩

嘉靖間，上不次用人，朝士多驟貴，往往凌前輩，每出其上。如初元時，張璫劾楊廷和得誌，既而與楊一清、費宏輩同事，又百端侮之，使不安其位。然張恃聖眷深重，雖屢斥而仍屢召，不及禍也。繼之者為夏貴溪，與嚴分宜同里也，夏舉丁丑科驟貴；嚴為乙丑科，相去十二年，而官每躡其後。夏作意狼藉之，嚴偽為遜讓，而夏不悟，卒為所陷，死西市。至甲寅、乙卯間，王思質忬用禦虜功驟貴，以右都御史兼兵侍，督薊遼時，唐荊川（順之）從田間，起以職方郎中閱視各邊，與王亦同吳人也，唐舉己丑科，王辛丑科，相去亦十二年；王位已重，視唐為堂屬，唐自以前輩威名，新被簡用，公卿俱下之，恚王之簡倨，復命疏內，譏其一卒不練，致觸

聖怒，不免極典。是雖介溪之險，荊川之褊，然二公亦自取之。至世宗末年，袁慈溪入與徐華亭並相，袁舉戊戌，徐舉癸未，相去十五年；袁又徐督學時諸生也，袁倚上恩幸，遇事輒專決不少讓；徐故為讚歎，自以為不及，袁深信之不疑，居半載以病去，卒於途。徐積前憾，僅與下諡，徐雖非嚴比，然亦可為凌轢前輩之戒矣！

汪徐相九

汪雅堂名在前，歙人也，嘉靖之末，以諸生侍其父炎，為崇德縣丞，其父胡明經，性迂癖，與同僚不協，被其構於上台，因得罪，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。徐亦素憎其倨，立意羅織之，讞日當受笞，雅堂蒲伏哀泣，願代受撲，且口稱生員。徐益怒，即出題，試以文，以成以獻，則又疇罵，謂文理乖謬，稱儒必偽，命痛箠，丞胥靡之。汪歸應試，即以是年列賢書，明春戊辰舉進士，筮仕即得嘉興府推官，徐已驚怖。汪奉丞夫婦來廨舍，徐禮接殷縟，饋餉無間，汪亦偽與周旋，久之自謂忘故隙，且歡好矣。徐有吏才，但乏素絲之譽，汪潛瞰其筐篋，默籍日月，纖毫不爽，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，俱備偵詳記，上之直指，白簡糾之，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，正加意懲貪，得旨提問追贓，則徐已升福建海道副使行矣，遂從閩中逮至對簿，則所坐皆實，錮浙江按察司獄，久之贓完始發遣，徐，廬州府六安州人也，與汪為桑梓，初處丞固無香火情，比汪報東門之役，人亦尤其已甚，汪以常調，僅轉南刑部郎以去，至今上辛巳，以計典罷官。其人性慧多才，未究其用，暮年尚未忘再出也。

朝士匿喪

永樂七年，御史方恢，父喪不丁憂。太子曰：御史，朝廷紀綱之官，彼既不孝，何以糾正百官？執送上行在治之。永樂十四年，刑科給事中丁鈺者，本淮安府山陽縣民，以刁訐著名，因裏人賽社，誣告其聚眾為妖，坐死者凡數十人，法司上言以為忠，特授今官。後坐母憂未滿，輒隨眾大祀齋宮，為御史所劾，時上亦行幸北京，逮至行在，以大不敬論戍。正統元年，禮部司務範繼先，聞母喪匿不舉，命降邊遠雜職。正統五年，博興知縣梁吉，襄陽訓導馬坐，俱坐匿母喪為民。正統十四年，給事中王汝霖，父永和死於土木，不知哀，而嬉笑自如，為刑部侍郎耿九疇等所發。嘉靖九年十二月，吏部侍郎董鉞，聞父喪不去位，御史胡明善發其事，上命都察院行勘，既而都御史王廷相言，御史所奏不妄，下部覆議，命革職為民，永不敘用。夫方恢、丁鈺、王汝霖，皆列台省，繼先亦在部署，其餘亦士人讀書，乃敢悖逆至此，固可怪恨。董中峰以會元鼎甲，負一代重名，乃作此喪心事，已無面目居人世，他日何以得昭雪復官，身後崇贈大宗伯，賜上諡文簡，似不可解，穆宗初元，濫恩亦其一也。

不跪部院

吏部都察院，綱維百辟，京官自堂上官及詞臣科臣而外，見於公署，未有不廷參長跪者，若外吏則上自藩臬之長而下，一切行跪禮，不敢少異。惟正統初，江西提學副使王鈺，以考滿至都察院不跪，左都御史陳智，怒

其失禮，嗾斥之甚厲，鈺遂引疾掛冠歸。楊文貞（士奇），其部民也，重其節，為詩送之，稱其直道，此時正為首揆，不能挽留之也。弘治初年，原任行人司副莊黃，以薦召用，至京見吏部，亦三揖不跪，時耿文恪（裕）為塚宰，以其夙望，留之茶，令司官送之。邱文莊（浚）最憎之，謂為背叛朝廷，比轉南吏部郎中，值京察，則倪文毅（嶽）為南塚宰，以老疾去之。倪與莊，俱應天府人也，蓋亦嫉其傲雲。夫上下自有等威，即跪亦屈於官，非屈於其人也，兩公抗顏自高，甘心廢退，謂之存品則可，謂之知體則未然。

考察科道

高新鄭再起，以首揆秉銓，追恨台省之聚劾也，乃從中構得持旨，謂朝覲考察在邇，糾劾宜公，先將科道官奸邪不職者，嚴加考察，其去隆慶己巳京察甫一年耳。時言路俱聽考不敢言，趙內江方以次揆掌都察院，特疏諫止，雲恐所司承望意旨，過於嚴切，未免忠邪並斥，且引漢唐宋鉤黨之事為鑒，更有「未有舉數百人一網打盡」之語。疏末又云：「臣兼掌都察院，亦有考察諸臣之責，與其調停營救於下，孰若輸忠哀懇於上。」趙意專指新鄭也，新鄭知其意，事後必將駁正，莫若引與同蒞，以杜其口，乃又請會都察院共事，疏中尚引閣臣李本掌部管察，而都察院不與為言，以嘗上意。上命趙同往察，於是新鄭不盡得行其意，而斥不謹者九人，以前給事魏時亮為首；浮躁者八人，以前給事陳瓚為首，皆往時彈高是峻者。事既竣，恨趙終不解，乃以疏授門人都給事韓楫劾內江去位。甫逾年而上登遐，新鄭見逐，楫亦以考察斥，而時亮、瓚等各從廢籍中召用，馴至卿

貳。蓋計典仍不足錮人，而韓楫為世大詬，不復振雲。高新鄭生平，仿佛似桂安二，其才鋒氣魄同，忮忍專愎同，其受主上眷知亦同，故皆能乘權行意如此，頃今上乙巳一察，則又不然矣。時沈四明為政台省，寥寥晨星，吏部上應謫者數人，皆內批留用，時考察久不舉，四明密揭，以言路乏人為言，故上下此旨。此嘉靖間，留彭澤，留趙文華輩之後所僅見也。沈揣其時其勢，非可用亢壯之時，別為此術以結言官。正如韓平原攻道學而敗，賈秋壑繼之，自度必不能勝，乃厚加寵命，以博其譽，事若相反，而作用則一也。

星變考察

成化四年彗星見，考察南京御史楊智等、給事朱清等，劾章綸外，又及刑部侍郎王恕，謂其到任半月，即托本部郎中黃綬，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為繼室，以大臣而耦失節之婦，宜加斥責。上並命葉盛等按治之，亦得實，上亦以革前姑宥。按章恭毅、王端毅二公，俱一代名卿，生平無玷，猶不免為庭闈之愛、閨閣之私，受一時指摘，情昵之難割如此哉！然而纖瑕終不損完璧，則大節昭昭耳目也，

辰巳考察

朝覲以辰戌醜未年考察外官，巳亥年考京官，此成化後例也。而亦不盡然，如弘治九年丙辰朝覲，去布政葉萱等是矣。至三月終，上復命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數人，如例致仕閑住，而不及庶僚，已為異矣。至十年丁巳正大計京官之年，吏科都給事李源，又請考察浙江布

政雍泰等、十三道御史徐昇等，奏亦如之，事畢逾月，始考京官。此皆事理之難解者，時徐文靖（溥）當國，而劉梅庵、李西涯、謝本齋為佐。

宮臣詞臣兼吏科

永樂中，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；景泰中，林聰以春坊司直郎兼，嘉靖中，夏言以侍講學士兼。而李準者初以鳳陽府照磨，得升賓客，蓋以九品冗員，升三品宮僚，尤為異事。其他詞林言路互換官職，如金達、李昊輩之以檢討改給事者，儲懋以吏科給事升翰林修撰者，儀銘、耿裕、劉夔、張思、許誥以給事改檢討，御史許瓚改編修者，又不足異矣。

徐晞三代遭際

吏員徐晞仕國初，至正統間，正位兵部尚書致仕歸。以異途任六卿，世所共豔，然不知其子孫所遇更異：晞之子訥，以蔭授後軍都督府都事，養病歸，至天順元年復任乞升，上命升為尚寶司丞，是直以首揆任子待之，已為奇事；訥之子世英者，以善書入中書科，寫誥敕，授中書舍人，積勞至通政參議，又進南京左通政，成化九年致仕歸，弘治三年卒，賜諭祭如例。又非吏員，非任子，竟以白身致九列，均有清流所不敢望者。噫！晞何修而得此？

施丐

好施固是天性，又是陰德，然亦有盡可商者。如予幼時在都中，見故相許新安，遇冬月輒令人負錢隨輿後，遇寒餒者輒乞之。每出則鶉衣千百，繞其左右，有時錢不給，則爭奪喧呶，間至詬詈，至命促輿急去。時首揆申公、三揆王公輩，以非體勸止之。許行之自若也，近年南中則李九我宗伯、丁敬宇廷尉亦行之，貧丐無厭，每值一施，輒三四及詭名以博青蚘，天街闐擁，時或枳道不得前。亦聞有諷之者，終不納也。三公俱具菩薩行，違恤人言，倘得請於朝，如唐之病坊，宋之施藥慈幼局，行於輦下，為惠更溥，諸公豈見不及此，想限於時勢物力，不能遂其誌耳。

戶部

安南戶口

古今戶口之盛，至一千萬戶而極矣。永樂六年，蕩平交址，新平侯張輔奏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，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，總得華夷戶口五百餘萬。此彈丸地，乃居漢唐極盛時天下之半矣。又糧儲亦一千三百六十萬石，象馬牛亦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，俱太盈溢，恐未可信。

江南白糧

江南白糧之為害，至今日而極矣，吳中士大夫亦攢眉相對，而無能上控。惟先朝詹事霍韜曾有疏陳時弊，內一款云：成化以前，糧戶解納白糧及合用料物，戶工二

部，委官同科道官驗收，乃運送內府，糧戶不與內臣相接，故內臣不得多取，小民不致虧害。弘治以後，部官避嫌，不肯驗收，責小民運送內府，是故有白糧一石，加至一石八斗。乃能上納者矣。各項料物，有索取銀四百餘兩，乃得批回者矣，雖有法禁，小民敢與內臣抗乎？雖有號訴，九重萬里，曾無為之上聞者。乞敕各部改正舊法，俾貪暴不肆苛虐，小民不致重困，庶幾弊政少除，民怨少息。疏入，上令所司議之以聞，而弊猶故也。至隆慶二年，蘇州知府蔡國熙奏；民運白糧如內官監，白熟細米每石加耗一斗，供用庫白熟粳米、酒醋局白熟糯米，每石加耗五升。至於鋪墊等費，每石酌議三分，與光祿寺祿米倉白糙一體收納，監收者不得越例需求。戶部覆奏如其請，上命允行。蓋兩朝亦知白糧之害，故允二臣之奏。然當時已未必能行，侵尋至今，其加耗且十倍，內臣需索。日增無已，江南膺此役者，家立破矣。

額設白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有奇，南浙之蘇鬆常杭嘉湖六郡征解。然蘇州府則長洲、吳、■山、常熟、吳江五縣，太倉一州、而嘉定縣無之，常州府則武進、無錫、宜興、江陰四縣，而靖江縣無之；湖州府則歸安、烏程、長興、德清、武康五縣，而安吉州、孝豐縣無之；鬆江府則華亭、上海、青浦三縣俱有；嘉興府，則所轄七縣俱有。

貢害

今南直江陰縣貢子鱻，起自洪武間，太祖幸江陰侯吳國興宅，以鱻供御膳，上賞其味，命歲貢萬斤，為一縣大

害。至隆慶二年，用光祿寺趙錦言，始減其半。國興即吳良，時未改名也，鬆江府大紅雲布，至今為巨害，重繁之役，相傳其鄉人錢文通（溥）為翰林時，服以進講，為英宗所屬目，問知出於鬆江，遂命歲充御服。又太倉州白苧布，本閭左所衣，不足供上方，偶有以餉壽寧者，服以侍內廷曲宴，孝宗與孝康後亟稱其嘉，命本州歲貢六十匹。時州治初建，軍民未安，撫臣彭禮力爭之，乃得稍減，又數年而停止。蓋聖主皆無心厲民，無奈邪臣導誘，為害一方，遂至於此。

歲入

今宇內歲入各項帑金，不及千萬，然惟正之供入太倉者，不滿四百萬。前元取民最輕，固不可法，乃稽之宋，則大不然，太宗至道中，歲入一千二百餘萬，天禧末，則三千六百餘萬矣；神宗熙寧初遂至五千六十餘萬，天禧末至六十餘萬共二十四字，據摘、抄本補，已可駭然，猶全盛天下也；南渡以後，憲宗朝歲入乃至六千餘萬，以偏安一隅，乃得此數，固為橫征，然以此支方強之蒙古，苦戰五十餘年而後亡者，不可謂非事力之裕也。而民尚不告病，當時主計者，勝今日萬萬矣。

茶式

飲茶精潔無過於近年，講究既備，烹淪有時，且采焙俱用芽柯，無碾造之勞，而真味畢現，蓋始於本朝。然在宋已有之，特以散片為下等，故縉紳皆不貴之耳。宋製貢茶有三等：第一曰團，有小龍、小鳳，大龍、大鳳，及入香不入香之別，此即蔡君謨作俑者；次曰片，用茶

蒸造實捲模中串之，其名有石乳、的乳、白乳為狹片，頭金蠟麵、頭骨、次骨、末骨、粗骨、山挺等為闊片，皆閩產也；其他則進寶、雙勝、寶山、兩府出興國軍，仙芝、嫩蕊、福金、祿合、運合、慶合、指合出饒州、池州，泥片出虔州，綠英、金片出袁州，玉津出臨江軍、靈州、福州，先春、早春、華英、來泉、勝金出歙州，獨行靈草、綠芽片金、金茗出潭州，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，開勝、開卷、小卷、生黃、翎毛出岳州，雙上綠芽、大小方出岳州、辰州、豐州，東首、淺山、薄側出光州，總三十六名，兩浙及宣州、鼎州止，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號，散茶有太湖、龍溪，末號出淮南嶽麓，草子、雨前、雨後出荊湖，清口出歸德州，總十一名。然供御者隻以碾茶為重，故失之遠耳。宋椎茶之法最奇，徽州初利至五百萬緡，蓋始於唐之貞元，而極於宋之崇寧止矣。宋世閩漕鄭可簡製茶不用香，名曰勝雪，不特其名韻，即其事亦佳。本朝貢茶亦惟閩產最多，建寧府至二千三百餘斤，若廬州次之，僅三百斤，宜興茶僅止百斤，長興止三十斤。二地所出，皆今之所珍也。他方最少者，至貢一斤。本文原隻有目無文，據摘綠本補入，

禮部

郭宗伯論諡

近年郭宗伯（明龍）上疏，議補諡奪諡，以身犯眾怒而不顧，天下壯之。然其中亦有未確，以予所知，如嘉靖中戶部左侍郎唐胄，正直忠讜，法宜補而不議及，又如

吏部尚書汪鋌，邪佞狠惡，蓋世無兩，法當奪而亦不議及。豈智者之千慮乎？

文廟不祀周公

文廟自唐以前，俱祀周公為先聖，南面坐，以孔子配為先師，東向坐。至開元二十七年，孔子始得並坐南面。其後又以孔子為先聖，顏淵為先師。今製獨崇孔子，固為至當，但顏子猶得降居四配，以周公上聖，僅祀於文華殿之東室。則五帝三王之後，雖與孔子東南相向，然不得復享大祭，是亦當討論。

議革張浚祀

南宋宰相張浚，萬口吠聲，以為聖賢。朱晦翁晚年深自悔咎，輕信其子張拭家稿，遽草行狀，以致天下不信。本朝安陽崔銑極憎之，語見《洵詞》中。又長洲祝允明《罪知錄》，深譏其失。近日婁中王衡力詆其人，俱千古快論，然俱未及聞之朝，至萬曆十六年十一月，始有馬比部一疏，今載其略，僅十之二雲。

刑部署員外郎馬貫，奏為議革濫祀前代宰臣，以正大典事。臣惟國家設立帝王廟，其臣之輔佐有功者旁列焉，皆合祀典，無可得而議。獨宋臣張浚者亦與列，則與諸臣賢否頓殊，不可概論也。宋高宗之不能中興者，豈特壞於秦檜之主和，張浚之為將，有累中興者多矣。張浚受宋重任，三命為將，三至敗績。蓋以量狹果於自用，而不能聽諫；智黯暗於兵機，而不善用材故也。建炎初，浚奉命出兵。合熙河六路兵四十萬人、馬七萬匹，

鼓行而前，使人告曲端，端曰：彼將士精銳，因糧於我，我反為客，未可勝也。若按兵據險，擾其耕獲，使不得耕，必取糧河東，則我為主矣。如此一二年，彼必困敝乃可圖也。浚以為不然。王彥諫曰：陝西兵將之情未相通，若不利則五路俱失。不若且屯利閬興洋，以固根本。敵入境，則檄五路之兵來援，萬一不捷，未大失也。浚復不然。吳玠、郭浩諫，浚又不然，顧以為東南事方急，不得不為是，遂次富平縣。婁室引兵驟至，諸軍皆潰，自是關陝不可復，此富平之敗一也。紹興七年後，視師淮西，帝本委岳飛圖大舉矣，詔飛詣浚議事。浚問：「王德淮西軍所服，以為都統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？」飛曰：「德與酈瓊素不相下，一旦壓之在上，則必爭。呂尚書不習軍旅，不足服眾。」又問張俊、楊沂中如何，飛曰：「張宣撫飛之舊帥也，然其人暴而寡謀，沂中視德等耳，豈能御此軍哉。」浚艷然曰：「浚固知非太尉不可。」飛與浚忤，即日上章終母喪服，步歸廬山。浚怒，奏飛積慮在於並兵，奏牘求去，意在要君，遂以呂祉為都督，以王德為淮西都統製，酈瓊副之。瓊與德列狀交訟。瓊以眾叛降於劉豫，呂祉死之。此酈瓊之叛二也。教宗即位，命浚都督江淮，總率李顯忠、邵宏淵二帥。顯忠與宏淵不相能，而顯忠則竭忠報國，宏淵則懷私語國者也。浚不能辨，乃使之並戰。金亨撒引兵來攻，宏淵則按兵不動，顯忠獨以所部力戰，又用克敵弓射卻之。宏淵顧眾曰：「當此盛夏，搖扇於清涼，且猶不堪，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？」人心遂搖，無復鬥志，諸將各遁。浚不能聲宏淵之罪，而領職仍前，反安置顯忠，使懷恨而歿。此符離之潰三也。然其經理圖謀之不善，非止如是而已。富平之役，李綱尚在，浚忌之而不能用；淮西之舉，岳飛在

營，浚惡之，聽其歸而不能留；符離之戰，虞允文遠在川、陝，浚雖聞其賢，而不能舉以自副。然則宋高之不能中興者，秦檜為之首，而張浚為之從也。然浚之罪又不止是也，以曲端之將才，足以輔岳飛而恢復中原者，乃不聽其謀，受讒而遠謫之。既謫矣，又假設端之旗以惑虜，而不知其事已泄，遂至大潰。既以潰為慚，復圖用之，而又聽吳玠之譖，陷之獄中，端仰天長呼，指戰馬云：「天不欲復中原乎？」泣數行下。浚又必欲置之死地，隨使康隨坐之鐵籠，熾火逼之，一時九竅流血而死，此何異於秦檜之死岳飛乎？岳飛之見殺，百世之下，雖婦人女子亦知憐其冤，若曲端之見殺，及浚之屢敗，史冊事俱難掩，而中不無掩飾，故不謂其殺戮忠良，敗壞國事，而反謂其能雪仇復土，謬歸以中興之功，後世儒臣，不加詳察，誤入帝王之詞，享我祖宗俎豆，即古帝王與忠良之心，必羞與之列矣！疏上得旨，下禮部會議以聞，竟以眾論不同而止。馬疏雖正大，然皆世共傳之事。如富平之敗，歸罪趙哲斬之。蓋討苗劉時，哲為首功，浚欲盡歸於一身，故忌而殺之，正如正三歲兒僭位之罪，殺太子勇同一肺賜，無非張大其復辟功也。符離敗後，尚敘賞諸將疏雲「殺傷相當」，而私遣使詣金請和，孝宗始大怒逐之。近有友人云：張浚遊談惑世似王衍，自以為是執拗不回似王安石，不知兵而妄談兵似李元平，擅封拜專生殺似王浚，掩敗為功似鮮于仲通，厚結幕客抗脅朝廷似王敦，創設小使輸情於敵似王黼，報恩私門不惜公家，始終庇黃潛善似張全義，妒賢嫉能，黨同伐異，巧譖李綱、岳飛，又似元載、李逢吉諸人。其然豈其然乎？

按高宗崩時將祔廟，史官楊萬里、宰相周必大輩，凡號理學大儒，俱欲以張浚配，獨翰林學士洪邁，謂宜以趙鼎、呂頤浩陪祀。廷臣右浚者紛起爭之，孝宗卒用洪邁議，祀趙、呂二臣，浚終不得侑食，則浚在當時已有定論矣。豈有見擯於本國，而崇祀於異代者？馬比部之論，百世不易也。馬號具泉，吳郡人，與祝枝山、王辰玉俱同里，三君子不謀而合，真卓見哉！

浚弑太子勇，並乳母同埋，其事與朱全忠殺故太子德王極類，但浚不反耳。今謂宮人觸金香爐有聲，致勇驚殞。此李煌太子事，浚黨妄移之以飾浚罪，正如以韓琦處元昊刺客事亦移之浚，謂遇苗劉行刺於秀州，同一囁語。

孔廟禮樂

弘治九年，孔廟春祭，太常寺奏祭先師孔子，已用天子禮，增為八佾之舞，惟樂器之數，尚用諸侯為未稱，請增文廟樂器人數，為七十二人，如天子製。禮部復請通行天下，並南京國學一體遵行。上謂所言良是，如擬以副朕肅奉先師之意。閱五日為丁祭，即如擬行之。時太常寺卿為崔誌端，本黃冠也，至嘉靖初，大學士張孚敬，迎合上意，改八佾為六佾，樂器亦遞減之，是孔子之徒，反背其師，不如猶龍弟子有人也。惜哉！

孔廟尊稱

孔子徽號久已有定稱，即加至百言，不足揄揚。而弘治間，議加美名，有可笑者：如刑科給事中吳世英，請加

孔子為文祖大成至聖，已屬未妥。至十三年，常熟知縣楊子器又請加孔子為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，雖褒頌倍尊，似更支衍，當時俱置不行。此又非禮之禮，正如唐宋間人主尊號，至二十餘字，極古今之懿美，總之皆贅也。此等建白，恐夫子聞之，亦未必樂。

景泰三年，國子助教劉翔，乞尊孔子為帝，增樂舞為八佾，事下禮部。時胡濙為尚書，不許。然八佾之議，成化間竟行之。

成化間，周宏謨請加孔子號廣運聖神，會議不允，則周正為禮官。

考察官議禮不納

嘉靖四年，《大禮集議》書成，加禮部尚書席書太子太保。書乃上言：自臣等正議五人外，附議者六人，則參議熊浹等；正國是定人心者一人，則侍郎胡世寧；乞附名禮書者二人，則百戶聶能遷等；請附太廟一人，則署丞何淵；助大禮一人，則先任給事中陳洸，以議禮為入嫉惡，誣其妻鄭以奸離異，誣其子柱殺人重辟，乞為開釋，得旨如議，洸免解為民，鄭免離，柱免死。於是人思榮進，求升求復職者俱如所請。至是考察罷閑御史虞守隨者，襲百戶隨全之說，撰述《皇陵正議》數千言以進。上以陵寢重事，守隨前為言官，不聞獻議，今以罷去，妄議惑人，有希進心，下御史按問，又諭大學士璉與萼密議，璉言廷臣謂太祖不遷皇陵，太宗不遷孝陵，皆正論當從，上嘉納之。至七年，禮部祠祭郎中畢廷拱，坐考察謫知州，乞原銜致仕，並言章聖後謁世廟

時，侍郎劉龍執不可，臣力爭之不得。近聞纂禮書，倘於聖母謁廟之條，大書禮臣昧禮違詔之失，而係臣名於下，則臣之心白矣。疏入上不省，蓋世宗之嚴慎計典，不肯輕破成例如此，固不待豐坊之獻諂不收也。

命名禁字

宇文周天元帝好自尊，令臣下不得有「高」「上」「天」「大」之名，至改高祖稱遠祖，後世非之。至宋政和中，給事中趙野奏：陛下寅奉高真，世俗以：「君」「王」聖三字為名字者，悉令厘正；尚有以「天」字為稱，亦當禁約。徽宗依奏。本朝正德初，劉瑾盜柄時，亦矯詔禁官民名字有「天」字者，俱更正。總皆非盛世事也。惟避諱一事，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輕，如太祖舊名單一字，及後御諱下一字，當時即不避。宣宗、英宗廟諱下一字，與憲宗潛邸舊名，及再立東宮所改新名下一字，則士民至今用之，無一避者，斯為異矣！

尚書被嘲

施純者，順天東安人，由庶吉士為給事中，選鴻臚少卿。時憲宗因恙口吃，每奏答之際，以舌本出「是」字為為字原作而，據寫本改，艱，純乃密奏，請改用「照例」二字。上允之，玉音遂琅然，大喜，立擢侍郎，以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，時登第僅十年也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何用萬言書，兩字做尚書。」又顧可學者，常州無錫人，由進士官布政參議，罷官歸且十年，以賂遺輔臣嚴嵩，薦其有奇藥，上立賜金帛，即其家召之至京。

可學無他方技，惟能煉童男女溲液為秋石，謂服之可以長生。世宗餌之而驗，進秩至禮部尚書，加太子太保，至命撰進士題名記，用輔臣恩例。吳中人為之語曰：千場萬場尿，換得一尚書。蓋吳人「尿」呼「書」二字同一音也。二人同起甲榜，同位秩宗，但被恩非正，為時所薄如此。

科場

永樂補試再試

永樂元年癸未三月，禮部言科舉舊制，應子午卯酉年鄉試，去年兵革倉猝，有未及舉行者，請以今年秋八月，令應天府及浙江等布政司皆補試。其北京郡縣學校近廢於兵者，宜暫停止。俟永樂三年仍舊鄉試。製曰可。本年秋八月，命侍讀胡廣、編修王達為應天考官，次年甲申即會試，取四百七十二人，為本朝稀有之盛，蓋補癸未會試，且仿洪武乙丑科例也。至四年丙戌會試，始為正科，僅取二百十六人，放榜後，廷試已取林環等三人為一甲，授史官如製矣。再命乙榜舉人廷試，取周翰等三人如一甲例。授翰林，則異典也。至七年己丑會試，取中陳遂等八十四人，其數益少。時文帝幸北京，未及賜廷對，皇太子命授副榜第一孔諤為左中允，竟賜出身。雖用丙戌例，而正榜多士尚未試，先拜乙榜為官僚，尤為殊寵。會御史劾試官侍講鄒緝等出題誤謬下獄，命再試下第者，得熊概等十數人，俱候至辛卯年，上自行在回同廷試。蓋數年間鄉試會試事，俱非尋常所有也。

試官王達者，先以編修主應天試，次科乙酉，以侍讀學士再主應天試，次年丙戌，復以讀學主會試，連司文衡三次，亦前後未有。而熊概等十餘人，其後多至亞卿中丞等官。

按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，取中四百七十二人，蓋罷科舉者已十五年，不妨多收。文皇靖難開科，與開國無異，故所錄如其數。又興武十七年甲子，應天鄉試，中式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，亦鄉闈所絕無，但不知永樂壬午鄉試數若何？孟瞻登進士，為承敕監庶吉士，以受贓論斬。

鄉試怪事

正統六年辛酉，江西主考官禮部主事林璧、湖廣岳州府通判林文結，同考官浙江鄞縣致仕教諭錢紳，取中舉人胡皞，治《易》刊程家人卦象辭義，「九五陽剛」誤作「六五柔順」，為御史邱俊所劾，並言湖廣試錄，自增知貢舉官二員俱有罪，皞當斥回肄業，三考官宜治罪，如湖廣例者，亦宜禁革。上允之。國初外省考官，俱用教職，至弘治間，始間用京官，尋廢罷矣，何以英宗初年即有京官典試？且其副林文結者，為永樂乙未庶常，雖雲名士，乃鄰省有司也，何以得並列，又分考？教官豈少人，而以休致者承乏耶？又會試始有知貢舉官，豈鄉舉所得僭稱，當時典制，了不可曉。即紀述諸書，更無有及此等事者。惟宣德己酉，編修董璘主浙江試，正統丁卯，修撰許彬主福建試，則奉欽遣以出，亦未定制也。

又正統十二年，山西鄉錄內《詩經》題「維周之禎」，以「禎」字犯楚昭王諱，為禮部所糾，上宥之，但令罰俸。今若如例回避，將無題可出矣。又景泰五年，山西鄉試錄刊《中庸》義一篇，考官徐霖批云：文與人同，理與人異。宣府巡撫都御史李秉劾之云：如霖所雲，則蹈襲雷同之文，且戾旨背理，今其文不然，宜追霖彩幣入官。景帝從之，此等批語，亦常事，何至吹毛若此。

科目別舉

國初以洪武三年開科，至六年罷，勿舉。十三年正月誅左丞相胡惟庸，罷丞相官不設，別置四輔官，命天下舉山林之士，其科曰聰明正直，曰孝悌力田，曰賢良方正，曰文學術數，其至者凡八百六十餘人，各授以官，至有竟拜方面大僚者。然雜科舉選止此矣，其名稱最繁者無如唐，其次則宋。唐設科自進士之外，從高宗顯慶二年，至文宗太和二年，其目皆可紀，有誌烈秋霜科、幽素科、詞殫文律科、嶽牧科、詞標文苑科、蓄文藻之思科、抱儒素之素科、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、長材廣度沉跡下僚科、文藝優長科、絕倫科、拔萃科、疾惡科、龔黃科、才膺管樂科、才高位下科、才堪經邦科、賢良方正科、抱器懷能科、茂才異等科、文以經國科、藏名負俗科、文經邦國科、藻思清萃科、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、道侔伊呂科、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、直言極諫科、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、良材異等科、文吏兼優科、文儒異等科、博學通識科、文詞雅麗科、將帥科武足安邊科、高材沉淪草澤自舉科、高才未達沉跡下僚科、博學宏詞科、多才科、王霸科、知謀將帥科、文詞秀逸科、風雅古調科、詞藻宏麗科、樂道安貧科、諷詠主文

科、文詞清麗科、經學優深科、高蹈邱園科、軍謀越眾科、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、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、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、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、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、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、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、軍謀宏達才任將相科、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，乃至上勳上相如郭子儀者，又出翹關負米科，則紀載尚有未盡者，而考功之法，亦甚詳縟，流內之官，敘以四善：一曰德義有聞，二曰清慎明著，三曰公平可稱，四曰恪勤匪懈，善狀之外，有二十七最：一曰獻可替否、拾遺補闕、為近侍之最；二曰銓衡人物、擢盡才良、為選司之最；三曰揚清激濁、褒貶必考，為考較之最；四曰禮製儀式、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；五曰音律克諧、不失節奏，為樂官之最；六曰決斷不滯、與奪合理，為判事之最；七曰部統有方、警守無失、為宿衛之最；八曰兵士調習、戎裝充備，為督領之最；九曰推鞠得情、處斷平允，為法官之最；十曰讎校精審、明於刊定、為校正之最；十一曰承旨敷奏、吐納明敏，為宣納之最；十二曰訓導有方、生徒充業、為學官之最；十三曰賞罰嚴明、攻戰必勝，為將軍之最；十四曰禮義興行、肅清所部，為政教之最；十五曰詳錄典正、詞理兼舉，為文史之最；十六曰訪察精審、彈舉必當，為糾正之最；十七曰明於勘覆、稽失無隱，為句檢之最；十八曰職事修理、供承強濟，為監掌之最；十九曰功課皆充、丁匠無怨，為役使之最；二十曰耕耨以時、收穫成課，為屯官之最；二十一曰謹於蓋藏、明於出納，為倉庫之最；二十二曰推步盈虛、究理精密，為曆官之最；二十三曰占候醫卜、效驗多著，為方術之最；二十四曰察檢有方、行旅無壅，為關津之最；二十五曰市廛弗擾、奸濫不行、為市司之最；二十六曰牧養肥碩、蕃息孳多、為牧

官之最；二十七曰邊境清肅、城隍修理，為鎮防之最；其至明備矣。宋世製科，初為賢良方正，與茂才異等；又增博學宏詞，建隆間增書判拔萃，開寶又增孝弟力田，又奇材異行，文武材幹等科。至仁宗天聖七年，乃酌舊制，定其名曰賢良方正，能直言極諫科、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、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、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、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、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科，凡六科。又置書判拔萃科，以待選人；又高蹈邱園沉淪草澤科、茂才異等科，以待布衣之被舉者。司馬光為相，又奏設十科：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，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，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，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，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，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，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，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，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，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清讞科。崇寧三年，又設八行，其等第，孝弟忠和為上，睦姻為中，任恤為下。苟備八行，貢入太學，免試補為上舍，釋褐優升。然而當時賤之，後迄不行。其最重無如製科，入等者不十年至卿相。然屢罷屢行，南渡後尤重之，有博學宏詞與詞學兼茂兩科，蓋即本朝館選意也。太祖自洪武十八年，再開科試士，遂迄今循其製，他途並廢，不得進矣！

不求聞達科

宋自諸科之外，又有律科、明法科。其後罷明法科而置律學，又有日應百篇科，則一日作百詩也。僅得趙百昌一人，然止成數十首，率無可觀，宋太宗特命賜及第，後無繼者。又有不求聞達科，然非有司所敢舉也。本朝

陳靜誠、吳康齋、陳白沙皆由此立登侍從，最為盛典。此後薦辟漸多漸輕，授官亦漸平矣。

場題成讖

建文元年己卯，應天鄉試首題為「可以托六尺之孤」一節。是時燕邸靖難兵已漸動，衡文者有意責備方、黃諸公耶？抑偶出無心耶？即云無心，與時事暗合，亦不祥甚矣。

場題犯諱

世宗朝，章奏觸忌者，例得重譴。至中年，而鄉會試錄，尤多諱忌。然亦有不盡然者。如初登極時不必論，嘉靖十六年丁酉，順天鄉試，次題為「天地之道博也」一節，則犯御名上一字。次年戊戌會試，出「博厚所以載物」一節，又犯御名。十九年庚子，福建出「至誠無息」五節，凡四犯御名。然是時猶未逮治考官也。至二十八年己酉，浙江題為「博厚配地」一節，亦犯御名，是年山東以「無為而治」，程文語涉譏訕，逮按巡御史葉經，死於杖下，何以獨不問浙江也？至三十一年壬子，四川出「博厚所以載物」二節，則兩犯御名。三十七年戊午，山西、雲南、貴州俱出「征則悠遠」三節，則三犯御名，俱置若不聞。至四十年辛酉，順天、山東俱出「久則征至，博厚則高明」，湖廣出「征則悠遠」一節，俱兩犯御名，以上俱不見詰。雖云二名不偏諱，然張永嘉嫌名亦已奉欽改，何諸臣不照顧及此？蓋上是時方修祈年永命故事，臣下爭進諛詞以求媚，故

「至誠無息」一章，層出迭見，初不計及御名上一字也。揆之唐宋臣子避諱同音者，何啻千里云。

預傳考官

各省改遣京官主試，定於今上之乙酉，至辛卯則三舉矣。時山東鄉試，預傳為吏科左給事李周策、戶部主事楊鳳二人為正副，於時巡按山東御史何出光，貽書於同官李以唐，言其事，以唐未遽發。及差試官疏上，果係二臣，李始具疏云：「臣於六月初八日得何出光之揭，已雲主考為李、楊二臣。直至今七月十三日，禮部具題，與向所傳聞不爽。此實尚書於慎行之罪」。蓋以於為山東人，他有所私也。於具疏力辨，李、楊二人，亦各上疏辭，乃改差刑科給事劉為楫、吏部主事蔡應麟。俄何出光亦有參疏至，詆慎行抗違明旨，蒙蔽弄權。時於方負時望，旦夕且大拜，坐是事詰責之，未逾月，即允致仕歸。於非行奸作弊者，第不密則有之，然被白簡，則難解釋矣！

李周策次年壬辰會試，已升禮部都給事中，充同考官，蓋償其不赴山東之差也。又次年癸巳，以京察左官，稍遷兗州府判，又分考山東。時譏其辭主考而受分校，且俱在東省，似乎厚顏，於是外計再坐謫歸，遂不出。

士子謗訕

武宗初年，貂璫盜柄國事不必論，即科場亦被姍笑。如正德三年戊辰科，少傅大學士王鏊、吏部尚書學士梁儲為主考，放榜後，以取舍不愜士心，流謗入禁中，大內

演戲，優人為主司問答狀，或譏其不公，則對曰：「王良天下之賤工也，安所得佳文字？」蓋以良為梁也。是科或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入闈，主者有難色，瑾特為增額五十名，其事未必真。而劉宇之子仁，焦芳之子黃中，俱以奸黨冒上第，又傳奉黃中等八人為庶常，俱非常之事，士子之肆誚固宜。六年辛未科，少傅大學士劉忠、吏部左侍郎學士靳貴為主考首題為「德行顏淵」一節，程文破題用十哲字面，忽有投狀於闈部者，內稱：訴冤人顏淵，為乞恩改職事，某蒙累朝聖恩，久為四配，忽降居十哲之列，使四人虛一位，又使子張無處可居，乞為辨明復職。蓋亦不得誌者為之。是科，會元鄒東郭、狀元楊升庵，真無忝科名，即謗詞何足為主司損。但言官有糾靳京口家人通賂鬻題，疏上不報，時瑾雖除，而八虎正恣也。

贈進士

天順七年會試，科場遇火，焚死士子九十餘人，國子學正閻禹錫請贈以進士，上切責不許。既而如其言，皆贈進士出身，上親製文祭之，斂其骸為六大塚，葬於朝陽門外，題曰「天下英才之墓」。至弘治十七年，南禮部主事王偉，奏其父王照，以是年會試被焚，亦九十餘人之一人，今官無主守，歲無祭祀，各家子孫道遠不能省視，以致居民侵毀，乞令有司修築，立祠壇與之祭。上命順天府葺其牆垣，題其門匾，且立祭亭三間，奏刻英宗御製祭文，令人看守，禁絕樵采。兩朝聖恩加意於士子者厚矣。歲久事湮，漸不可問，至嘉靖末年，增築外城，則並六塚遺址，俱夷平陸矣。其如英廟聖製何？

建文庚辰榜

建文帝在位，止開南宮一次。是科為庚辰，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倫為主考，太常寺右少卿高遜誌副之，知貢舉為禮部尚書陳迪、禮部侍郎黃觀、監試御史為王度、俞士吉，同考試官為右拾遺朱逢吉，編修吳勤、葉惠仲、趙友士、徐旭、張秉彝，所得士如崇仁吳溥、吉水王艮、廬陵胡靖、新淦金幼孜、常熟黃鉞、武進胡濙、莆田陳繼之、建安楊子榮、石首楊溥、太康顧佐，俱知名於時。金今官大學士少保諡文靖，東楊改名榮，官大學士太師諡文敏，南楊官大學士太師諡文定，顧佐官左都御史。吳溥為是年會元，二甲第一名，特授翰林編修，雖官不振，而其子與弼為大儒，倍祀孔廟，亦榮異甚矣。惟狀元胡靖，本名廣，建文賜改今名，後文皇御極，仍復其名為廣，雖官為宰相，少師得諡文穆，然依阿附會，時人以配漢之胡廣。若胡濙受知文皇，為禮部尚書，逾三十年官至太保得諡忠安，亦以循謹致大位。以上諸人，品格不同，要皆建文所植，以濟後世之用，亦奇事也。但榜中諸公皆以降附登進，獨王艮一人能徇節。而知舉兩大臣、監試兩御史，亦以死難見稱，斯為可貴耳。高遜誌者本產徐之蕭縣，後以元亂，徙居吾邑，遂為嘉興人。洪武中以布衣征修《元史》，授編修，至今官，而故老無能舉之者，因並一時在事諸人紀之。

初胡廣對策，極談藩王之橫，有晁家令之謀，故建文帝喜而首拔之。此後宣力永樂間，備極勤瘁，以結主知，顏亦孔厚矣。高遜誌字士敏，靖難後匿跡不出，竟免於

難，且全節善終，較之殉國諸賢，忠稍後，而智足多矣。

庚辰科一甲三人，首胡靖、江西吉水人；次王艮、亦吉水人；第三李貫，為廬陵，俱同郡人，真奇事。而永樂初元，開科一甲三人亦皆吉安，尤奇。又董倫前序云，是年入試者千餘人，較之洪武辛亥會試，已五倍之矣。

勳戚司文衡

國初以左都督李文忠，兼掌國子監祭酒事，以駙馬都尉梅殷殷字原缺，據明史公主列傳補，司山東學政，今人或知之。至洪武二十九年，國子學正吳啟上言：國子生文學優劣，分隸六堂，邇來俱無甄別，高下不分，宜考次之。上命嗣魏國公徐輝祖，及翰林官同詣考試，仍令吏部尚書杜澤以次錄用，則又兼塚宰銓衡詞林校文之任矣。蓋聖祖手刈群雄，顛倒豪傑，故從橫用之，以示不測，非右武人也。

陳尚書陪所

陳陪所（長祚）尚書，父名瑞，故張江陵癸丑房考門生。撫楚時，值張封公歿，苴麻哭號，以謁太夫人，驟遷至戶部尚書，為世所嗤笑，陪所又為江陵公辛未大主考門生，以兩世通門，入幕無間。癸未，以兵部職方郎分考南宮，今首揆葉福唐、今塚宰張漢陽，其所得士也。陳官至參政，以病告歸，其人在下中，林居凡二十四年，無一慰薦及之者，何論啟？事至萬曆戊申，則福唐已大拜當軸，漢陽以都諫轉太常，為西北正人領袖，

遂起升憲長，以至方伯。比福唐去位，遂以白簡歸。又七年而福唐再起當國，漢陽又正統均，復起故官，以至清卿佐部，直拜大司空。時論遂厭薄之，然以兩門人故，無敢指摘及之者。兩世尚書，俱用掃門得之，又因緣師生，屢躓屢起，終以通顯，無惑乎時情營求典試；至爭訐同事，蔑廉恥不顧也。

陳瑞曾為蘇鬆巡按御御史，有祠在吳之虎邱，久圯無跡，近因乃子為司空，復鼎新巍煥。吳紳有欲毀之者，未知能行否？



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Dirrival
- Jusjih
- Liouxiao
- Dalek sg
- Rocket000
- Jdx

- Boris23
- KABALINI
- Bromskloss
- Tene~commonswiki
- AzaToth
- Bender235
- PatríciaR
- Dbenbenn

-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 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 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 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